

冬



冬季里的瞬间

陶建军著

冬季里的瞬间

陶建军 著

Am 60/36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季里的瞬间／陶建军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4.11

ISBN 7-5033-0457-X

I.冬… II.陶… III.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IV.

I 247.7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100034）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625

字数：120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6.00元（膜）

序

久 久

凝炼、精悍，并有一定程度的坚硬，是我读这部小说集的第一瞬间的印象。

《冬季里的瞬间》是陶建军近十年来的小说创作精选，数量说不上多，难的是它执著而不慌乱，尤其它既不赶时髦，又不止于从表面潇洒地掠过。不论它所叙述的是历史片断、社会现象还是涉及普遍境况的人的存在，都有独特的意旨。

在这喧哗与骚动的时代，默默地读我喜欢的这些作品，犹如会心地谛听一声声的天籁。这是一个喜欢独行者发出的生命感喟。无论记录人类的精神状态，人生的尴尬窘况，还是个体在群体中的错位，字里行间都透着一种难得的成年人的真诚。它是超然和洞察，是一份充满理性的冷静。

如果以我国传统的审美印象式的批评方法来看，《冬季里的瞬间》的艺术个性与风格，似乎可以用“质朴清峻”概括。“质朴”是指取材多来自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与人生的底层，而不耽于不着边际的覃思玄想，语言极为挑剔，绝不放过一个可有可无的字，艺术表现上注意明朗与含蓄的交融，而不流于生涩玄奥。“清峻”则是指作品的文字与意象都颇为简洁，没有多余的冗诘赘语和旁逸斜出的枝枝节节，同时又常有引人惊喜之“象”与发人深思

之“想”，给人一种点拨式的震撼力。

我曾在昆德拉的作品中领略了“媚俗”这个字眼儿的悲凉，“媚俗”具有大众性。在此我又从陶建军的小说中领略了另外一种个性，一种毫不媚俗的独立性，一种对轰轰烈烈的人类情性的反抗。这种个性如同媚俗是一种天性一样，它也是一种天性，是少数艺术家人格的天性。我很欣赏陶建军说的：“时下的文学界正处在轻浮与浅薄状态中，人们需要厚重。现在，敢于不玩票，敢于凝炼，倒是难得的人格了。”

生命在悬崖上摔打了又摔打，情感在岩缝里浓缩了又浓缩，经历了坎坷痛苦之后，才塑造了有质量的人生。这是在霓虹闪耀咖啡飘香的地方神采奕奕的文人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质量。

拒绝媚俗也拒绝随俗沉浮。在挟持思想的潮流面前，这未免寂寞。然而，小说创作到了这样的份上，便有了一种别致的挥洒，一种独有境界的领受。

陶建军写许多人写过的对象与题材，总是力求有自己的审美体验和新的艺术表现。将生命过程中那些不起眼儿的伟大，见怪不怪的平凡，表现得厚实凝重。即使瞬间，也给人们留下难忘的永恒。

不过某些作品还失之于可读性弱，缺乏令人一见钟情的创意。这大概是过于注重理性，不喜欢具体描写之过。陶建军说他“讨厌过程，对过程叙述往往表现一定程度的不耐烦。”要知道，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意义。

目 录

序	久久(1)
牲灵	(1)
旧帽子和七星鱼	(40)
54船	(52)
传说	(62)
绿色方圆	(77)
小调	(87)
没有故事的导航台	(93)
木雕舰队	(98)
激流	(110)
死鸟	(122)
冬季里的瞬间	(164)

牲 灵

我刚见到它的时候，给养员习新采刚刚把它抱来，它还只是个半大的崽子。但那时，胎里带出来的细软绒毛已经蜕尽，它背上的毛色已经发青。你用手摸摸，就跟摸松树针叶一样。它用湿漉漉的鼻子在连部办公室的三合土地面上到处嗅，我把手指伸给它，它舔了舔后，就狠狠地咬了一口，牙齿锥进肉里，有一种钻心的感觉。

习新采忙拍拍它的脖子，表示鼓励，眼光流动着殷切，然后问我：“怎样？指导员，你看，这狗怎样？”

“不错，他妈的，不错。”我把手指伸进嘴里，使劲吮吸几口，吐出一口血，“挺狠的，是真正的狼狗种吗？”

“你放心，指导员，地道的杂种。”习新采保证得严肃急切，“就是不知道，是狼日的狗，还是狗日的狼。”

我掏出一盒烟，扔给习新采一支，他双手捧着，我边抽烟边重新打量它。

它当时也许已经能听懂我们的谈话，不嗅了，抬起头，耳朵直直竖立，直盯着我的眼睛。

凶残，深沉，顽强，朴实，没有灵气，缺乏柔顺和机

敏，像手指粗细的钉子，黑色的，上了锈，却仍然会闪光的钉子。

现在想起来，它的眼睛还在我面前炯炯闪光。它的眼睛你看一眼就会终生难忘。

我打量着它，估摸：到底是狼杂种还是狗杂种。

我希望是狼。狼比狗凶残。

我对习新采说：“好，决定了，留下来，你负责喂养。”

习新采说：“我保证，你放心，指导员，我保证，我还要训练它。”

“对，要训练它。狼狗就要有狼狗的样子，不能跟老百姓的土坷垃狗一样，就会翘着后腿拉尿，自己尿自己嗅。”

“还有，指导员，还有。”

“什么？什么事？你怎么这么罗嗦。”

“指导员，指导员，你给它起个名字。”

“你起吧。”

“你起，你起，指导员，你水平高，给它起个突出政治的名字吧。”

我想了想，想了好一会。好一会。

“就叫警惕吧——警惕。”

“好，警惕。就叫警惕。走喽，警惕。”

习新采把刚刚命了名的警惕带走了。

事情就从那时开始。

那时，还是冬天。

窗外，大雪飘飘。鹅毛大雪已经接连下了三天。每天早上起床，你都能嗅到雪花的清鲜香气。雷达连那几栋平房早被大雪淹没了。起伏的丘陵雪白一片，远看平平展展；近看，倒长出了不少白色的毛茸茸的角。丘陵下面的那个村落，房舍上青烟缭绕。连部办公室里烧了火墙，暖烘烘的，燃料是一劈四瓣的白桦木片子，屋里有一股森林和乡村的气息。

后来：春天。

后来：夏天。

到了夏天，警惕已经长成了一头大狗。从冬天到春天到夏天，每天早上，起床哨音未响，你就能听到习新采在操场上训练警惕的声音。

在那个时刻，最后一班夜哨的哨兵披着沉重的雪花或沉重的雨水或沉重的灰尘还站立在哨位上，枪和刺都闪着蓝光。

你能听见习新采大声的吆喝：起立——狗日的。卧倒——狼日的。

自从我提出血缘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习新采。他总是不停地交替着用两种血缘关系称呼警惕。

警惕长大了。

警惕浑身的毛色青幽幽的，青得发黑。毛皮硬得跟钢丝一样。它的嘴巴很大，打呵欠的时候，扬起头，上下嘴吻能张成直角，露出交错的森森犬牙。它那硕大的爪子，跟豹子的爪子一样大。它能随着习新采的口令起立，卧倒，出击，但执行时，神情呆板，动作迟钝，给你一种巨人般的笨拙感。

习新采还试图训练它同人握手，花的心血最多，但它总是对你毫无兴趣。警惕从不向你摇尾巴，包括习新采在内。

那双眼睛，还是那样，从不灵活转动，凶残，深沉，顽强，朴实，没有灵气，缺乏柔顺和机敏，像手指粗细的钉子，黑色的，上了锈，却仍然会炯炯闪光的钉子。

警惕从来不叫，既不哀嚎，也不怒吼，始终是一副呆板迟钝。

警惕长大了。

看着警惕长大，真叫你吃惊。你只要盯着它看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它在长，一圈一圈地长，不停地长，不断地长，速度缓慢，但你能看见它在长。你会觉得，你身在黑夜，你感到四周很静，静得瘆人……

而人呢，你看人，你看着他，他老也不长。有一天，你看见人大了，他却已经老了。

警惕喜欢孤独。这孤独是它自己创造的。

开始，我们都想逗它，但它不理不睬。于是就有人踢

它，但它还是不理不睬，只是慢慢转过头，死死盯着你的眼睛，使你立刻就向后退去，保持距离。就是习新采，也必须用皮索牵着，警惕才跟它走。

不过，这些都是我现在回想起来的片断的印象。我那时很忙。

我是指导员，政工干部，一把手，我很忙，很忙很忙。

一把手，不知你听起来怎样，我听起来，总感到很累人。

一把手，我听起来，总像你只有一只手，却要去干很多很多的事情一样。当然，也有人喜欢这个称呼，这个称呼，现在仍然有人在叫。但我是个懒散的人，我喜欢懒散，我现在还是喜欢懒散。

那时，我是一把手。

那时，你是指导员，政工干部，你就是命定的一把手。

突出政治的年代，其实首先对政工干部就是沉重和灾难。

每天，我都忙得脚打后脑勺。很晚很晚了，躺在床上，却觉得这一天过得就跟在空气里飘浮一样。你就被空气溶解了，你竟能被空气所溶解。

那时，我真羡慕连长。没有军事训练，那小子超脱得

很，整天玩，玩得冠冕堂皇。我现在想想，还羡慕连长。

每天，连长到雷达操纵车上转一圈，看看值班人员，然后，把机器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故障，然后就玩去了。

夏天，连长做了一副大号弹弓。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弹弓。你现在也再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弹弓。

支架，是用一握粗细的钢筋隈成的，天晓得他是怎么隈成的。他把支架打磨干净，放到火焰中去烧，烧得彤红，金星四溅，就给支架镀上一层烤蓝，蓝汪汪，闪烁着火焰的颜色，火焰就永远凝固在支架上了。他割了一副解放牌内胎，整齐割出缕条，在连部办公室他的办公桌上钉了根五寸的大钉子，用它将割下来的汽车内胎编出两条辫子。包石块的皮子，是从我的皮鞋上割下来的。他根本不同我商量，把我一双过去当战士时发的翻毛牛皮鞋毁了，选最好的面割下一块巴掌大的熟牛皮。毁坏的翻毛皮鞋，我发现后，就扔到连队的鱼塘里去了。

连长用这弹弓打鸟，就跟打太阳一样。

我同连长都很高，不过，我高得细挑，连长却是真正的高、大、壮。我现在想起来，连长每打出一弹，你都像看见他发出一圈白热灼目的光环，整个身体，就在这极像原子武器初爆时的光辐射之中。你知道这很荒谬，不可能，不过，我脑海里留下的就是这个印象。

连长手枪射击成绩一直很好，用大弹弓打鸟，弹无虚发。他每射出一块石头，拔腿就追，近距离，血肉模糊的鸟儿，掉下来就能直接掉在他的手上。

你看他追陨落的鸟儿，夸父追日，力拔山兮气盖世。

我累了，累极了的时候，就给各个班排布置很多很多的讨论，自己偷偷溜出去，找到连长。在树林里，或者山坡上，燃起一堆火，看他将一只只的鸟儿，血肉模糊地裹进稀泥里。我的任务是拾柴，我必须偷偷地干活。夏季里，枯枝败叶总是很多。

我们吃着细嫩的鸟儿，鸟儿野气喷香。你能把香气全吃进肚里，吃得一嘴黑。吃完了，就躺在地上，躺在野草上，躺在枯枝败叶上，默默看着蓝天。

那一天，天空高洁明亮。一丝一缕的云都没有。天蓝得透明，透明得跟假的一样。后来我蹒跚着步入文坛，开始写东西。我开始写出来的东西，总是透明的，总是跟假的一样。我总是感觉着，透明的文学有一定的虚假度，真正的生活，无论是洪流，还是死水，或浑厚或积垢，都不会是透明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你想，也许就来自于那个吃完了血肉模糊的散发着野气的喷香的鸟儿的下午？

我说不上。

这种想法是非理性的，而且有一种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固执。

我说不上。

我同连长默默无语，看着蓝天。

我们躺在山坡上。山坡对面，也是山坡，就是连队的菜地，坡下是圆圆的闪着绿色的鱼塘。鱼塘是人工挖出来的，我打了个木桩作圆心，用皮尺拉着围着木桩转了一圈。那个木桩就一直留下来，跟个里程碑似的，静静地竖立在鱼塘正中间。

晴天时，上面老站着一只白色的长腿鹭鹭，单腿独立，跟雕塑一样，一动不动。

那个鹭鹭如呆在水边走动，你就会发现，它瘸了一条腿。

警惕不是一头讨人喜欢的狗。

你只要看过一眼它的眼睛，你就绝不会喜欢它。相反，你会感到恐惧，你会着了魔似的，下意识地气短，胸闷，坐立不安。头顶上顶着块阴影，你想摆脱，无法摆脱，你就莫名其妙地发火，暴怒，失去理智，充满恶毒和破坏欲。

凶残，深沉，顽强，朴实，没有灵气，缺乏柔顺和机敏，像手指粗细的钉子，黑色的，上了锈，却仍然会炯炯闪光的钉子。

这双眼睛具有巨大的力量，你看一眼，你的脑子和心，就会被打上终生的烙印。

可能，从此，你完了，你这一辈子都可能完了。

当然，这些都是我现在才总结出来的。这种总结，是主观的，回忆，感觉和幻觉交织，不排除虚假的成分。因为我在想这些的同时，我心理的另一面，对警惕却充满尊敬，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

我崇拜力量，各种各样的力量。

当然，我还崇拜自然，各种各样的自然。

连里已经没有什么人敢去踢警惕了，习新采对此颇感自豪。

唯有古山木例外。

古山木是连队的炊事班长。

你不要以为古山木是勇士。古山木不是勇士，在这件事情里根本没有勇士。要是一定要有个勇士，那就是警惕。

你看见古山木，你就知道他不是勇士：

他木讷

他不说话

他只干活

我仔细看过古山木的档案，古山木是个孤儿，籍贯是哪个省，现在我已经忘了。我印象中，古山木出自一个远僻的山区腹地，在全国地图和分省地图上都查不到，唯有细密严谨的军用地图上能查到，地名很怪。

古山木从小失怙
一个寡妇收养了古山木
寡妇养大了古山木
古山木大了后就赡养寡妇
后来，寡妇死了，古山木就参军来了。从阶级立场上看，古山木是地地道道的贫农。

我同古山木认真谈过一次话，那是在决定发展他入党的前夕。

我说：“你入伍前在家干什么？”

他说：“种田。单干。”

我吓了一跳。

我说：“单干？”

他说：“单干。”

我说：“你们那有公社没有？”

他说：“有。”

我说：“你们那有大队没有？”

他说：“有。”

我说：“你们那有生产队没有？”

他说：“有”。

我说：“那你还说单干。”

他说：“他们不管寡妇和我。我就单干。”

我想了想，说：“以后别跟人家说你是单干，说你是公社社员。公——社——社——员——你重复一遍。”

他说：“公——社——社——员——”

我说：“好。”我就发给他一张入党志愿书。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这些回忆，是真实还是虚幻。我只是想，不断地想。它们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就把它们写下来了。我不知道，我只是想，不断地想……

我看见过一次古山木揍警惕。

开始，古山木拼命用腿去踢。没头没脑地踢，拼命地踢，一下一下，踢得频率很快，又狠又准。你能听到警惕的腹腔发出的咕咕声，你能听到警惕的骨架发出的咔咔声。

警惕卧着，头扬着，死死用眼睛看着古山木，一动不动，不叫，跟雕塑一样。

大家围着，无言无语。

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为什么围着看，围得像石像似的，却无言无语？为什么？

那天也是晌晴天，阳光从几株茂密高大的白杨树冠缝隙中过滤下来，落在警惕和古山木的身上，落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像迷彩，斑斑点点。

骤然，古山木停止踢。他也死死盯着警惕，一动不动。

这很不容易，我知道这很不容易。我们没有谁敢这样同警惕对峙。

一阵夏日的清风，融融地，融融地穿过我们这群石像。